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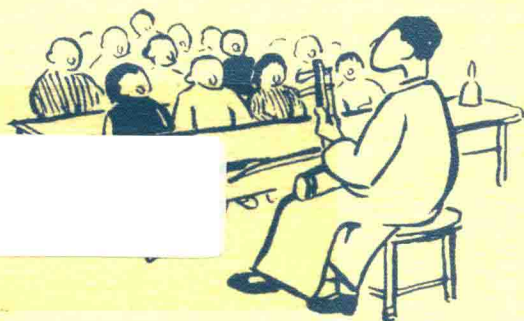


大夏书系·名家经典

过去的课堂

——民国名家的教育回忆

王木春 主编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

大夏书系·名家经典

过去的课堂

——民国名家的教育回忆

王木春 主编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全國百佳圖書出版單位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过去的课堂：民国名家的教育回忆 / 王木春编. —上海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5.12

ISBN 978 - 7 - 5675 - 4532 - 8

I . ①过 ... II . ①王 ... III . ①课堂教学—教育史—中国—民国 IV . ① G529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16392 号

大夏书系·名家经典

过去的课堂

——民国名家的教育回忆

主 编 王木春
策划编辑 朱永通
审读编辑 齐凤楠
封面设计 戚开刚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
网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
电 话 021 - 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 - 62572105
客服电话 021 - 62865537
邮购电话 021 - 62869887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
网 店 <http://hdsdcbs.tmall.com>

印 刷 者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00 × 1000 16 开
插 页 1
印 张 16
字 数 230 千字
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一版
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一次
印 数 6 100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675 - 4532 - 8/G · 8935
定 价 35.00 元

出 版 人 王 焰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,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-62865537 联系)

自序

追寻远逝的教育好时光



民国虽仅 38 年，但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稍纵即逝的它，却涌现了众多杰出的学者、作家、科学家、艺术家，他们如灿烂群星，闪耀夜空。

这是一个谜一样的奇迹，人们有各种各样的猜测，也纷纷得出自己的答案。

我也非常好奇。作为教育者，我的追问显得有点“钻牛角尖”：这一大批民国精英上过的大中小学的课堂，究竟是怎样的呢？

于是，我钻入了故纸堆，沿着前辈们受教育的经历，在民国时代种种独特而迷人的课堂景象中流连忘返。

于是，诞生了这本《过去的课堂》，也诞生了我对民国课堂三个向度的认识。

一曰，自由与包容。

冯友兰先生回忆，北大在蔡元培任校长后成了“自由王国”，开什么课，课怎么讲，都是老师的自由。教师之间，有不同观点可以唱对台戏。学生们就更自由了，“可以上本系的课，也可以上别系的课。你上什么课，不上什么课，没人管；你上课不上课也没人管。只到考试的时候你去参加考试就行”。汪曾祺笔下的西南联大亦然：“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，想讲什么就讲什么，想怎么讲就怎么讲。”

大学课堂如此，中小学课堂里也不乏其例。季羨林的中学老师，有的是前清秀才，四书倒背如流，出口“我们大清国”；有的是激进革命者，像胡也频，一上课就宣扬普罗文学。袁微子先生记得小学每次作文时，夏

老师就问：“这次作文写点什么好呢？……我替你们想了几个题目，你们看怎么样？”接着夏老师拟出四五个题目，让学生自己选择。有时，调皮的同学还故意问：老师，这些题目我都不喜欢，我想自己写一个，行吗？夏老师总是笑咪咪地同意。

如此自由与包容的氛围，才孕育出不一样的课堂，并由此孕育出一个时代生气勃勃的教育气象。

二曰，个性与才学。

“个性”二字，堪称民国课堂最鲜明的特征了。请欣赏下面的课堂：

（童伯章先生）庄严持重，步履不苟，同学以道学先生称之。而上堂则俨若两人，善诙谐，多滑稽，又兼动作，如说滩簧，如演文明戏。一日，讲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，“荆轲刺秦王”。先挟一大地图上讲台，讲至图穷而匕首见一语，师在讲台上翻开地图，逐页翻下，图穷，赫然果有一小刀，师取掷之，远达课堂对面一端之墙上，刀锋直入，不落地。师遂绕讲台速走，效追秦王状。（钱穆《常州府中学堂》）

（唐）老师讲授的是韩愈《张中丞传后叙》……老师的讲法很别致，他从来没有给我们解释字句，也从来没有说这篇文章好在哪里，为什么要读。他只是慷慨激昂地或是低徊宛转地读几遍。然后领着我们共同朗诵。他这才在教室里打转转，听着我们朗诵。有时他会搬过一张凳子，坐在你旁边，说道：“老弟，我们一道读啊。”虽然带着太仓腔，但是在抑扬顿挫之中，你会听到句号、分号、逗点、顿点，连带惊叹号、疑问号。（朱东润《朱东润传记作品全集》）

这些课堂，没有千篇一律的、古板的授课方式，更不见程式化的“几步教学法”或“15+30”的课堂教学模式，而是灵动的、性情的，充满生命力的。这里，老师即课堂，每一节课都是教师的才学与个性的自然展示。

三曰，创意与实践。

今天不少五花八门的所谓“创新课堂”，民国时期已经出现，算不得

什么新事物。试举几例：

1. 分组法：诗人公木小学时的曹老师让学生互改作文，然后再交他审查。曹老师还把学生依座位分成六组，每组十至十一二人，在星期日讲故事，各组整理出一份记录，交他审阅、评比。

2. 启发式：冰心在贝满女中念书时，教化学的管老师上课一直采用启发式：让学生预习下一堂的内容，每人记下不懂的问题，一上课就提出来，大家讨论，接着老师讲解，最后做试验。

3. “开放”式：金克木小学时有位老师，多才多艺，既教图画课、手工课，还教自然课。他上的自然课，不拘守课本，而是把学生带出校门，到附近菜园去讲十字花科植物。后来又开一门园艺课，在校内开辟几个小畦，让学生分小组负责。

此外，作曲家周大风回忆在镇海县乡下念书时，生物教师通过师生同台演“幕表戏”，把生物、地理乃至高科技的知识都融进去，获得极大的成功。演出后，学校图书馆内相关学科的书刊被借阅一空。

以上所谈的这三个向度，与民国时期办学自由度极高不无关系。但在具体的课堂教学中，起根本作用的则是师资因素（教师的教育理念与学识水平）。民国师资情况可从以下两方面来考察。

一方面是师资水平。当时学校很少，教师人数也少，但从小学到大学，教师的整体水平非常高。

首先，从学历看。不少中小学教师出身于名牌大学或属于“海归派”。作家徐迟小学时的几位年轻老师，个个是名校优等毕业生。季羨林北大毕业后回到济南中学教书，不少同事是北大校友。此外，留学生归国当中小学教师，在当时是寻常事，像周氏兄弟从日本回来，都当过中学老师。

其次，中小学教师自编高质量的教材。金克木先生的小学国文老师，每星期都另发油印的课文给学生，以代替教科书，选的文章古今全有。有些文章后来进入了中国大学语文的读本，让晚年的金先生也惊叹不已。

再次，从课堂表现看。名家笔下的老师，课堂上风采十足，令人神往。季羨林的一位中学老师，外号“大清国”，上课从不带课本，“四书五

经”不仅能背诵如流，据说还能倒背。而罗庸先生在西南联大上课，“不带片纸。不但杜诗能背写在黑板上，连仇注都背出来。”如今我们看这些老师，恍若神人。

有如此学识的老师，无论课堂如何自由、个性、创意，效果总是不差的。一代名家的成长，便是明证。这就是“名师出高徒”。

另一方面是教育理念。民国时期，多数教师虽然未受过专门的师范教育，但有着朴素的人文情怀。他们的课堂，除了传递知识，还重视传递知识之外的东西。

国学大师黄侃上课，常由古代诗文谈及现实，“爱国忧民愤世嫉俗”之情溢于言表。有一次讲顾亭林的《海上》，“他一面念一面慨叹，仿佛要陪着顾亭林也痛哭流涕”。学生们为之动容。

李叔同上音乐课时，有的同学看不相干的书，有的同学吐痰在地板上。李叔同没有立刻责备他们，而是等下课后，才用轻而严肃的声音郑重地说：“某某等一等再出去。”等别的同学都走了，他才和气地提醒他们应该如何如何。说完微一鞠躬。李叔同用言传身教，告诉学生什么是尊重。

我在编书时，每读到这类文字，内心常溢满温情，同时感慨：如今的课堂上，已很难触摸到这般有温度的细节了。

诚然，民国名家们笔下的课堂，也存在诸多落后的现象，其中最普遍的要算体罚了。这类课堂，本书也选入一部分，以反映当时课堂的全貌。借此也提醒读者，对民国课堂乃至整个民国教育，我们也不能过分神化。回望民国，诚如傅国涌先生所云：“向一个消失的传统致敬，绝不仅仅是怀旧，更多的是寻找和回归。”为了更好地“寻找和回归”，客观地看待民国教育，乃是基本的态度。

王木春

2016年2月22日 于东山岛

目 录

自 序·追寻远逝的教育好时光 / 001

小学课堂 ■

少年时代·郭沫若 / 003

小学·萨孟武 / 007

“三曹”老师·公 木 / 012

国文教员·图画教员·金克木 / 016

感谢我的启蒙老师·袁微子 / 020

丝业小学·徐 迟 / 022

难忘的一课·于光远 / 026

初小老师曹景黄·任继愈 / 02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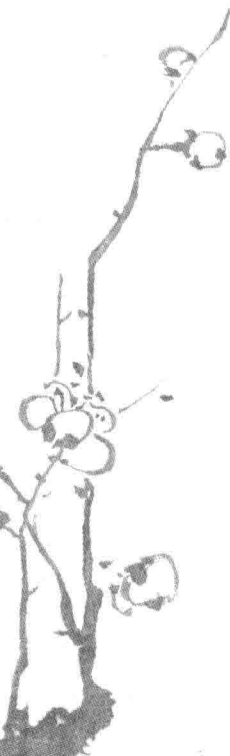
感念三位启蒙恩师（节选）·黄鸿森 / 030

启蒙师·琦 君 / 035

难忘的一课·周大风 / 041

忘不了的一课·岑 桑 / 044

精彩课堂片段（小学篇）/ 047



■ 中学课堂

- 二十年来的经历·邹韬奋 / 055
- 常州府中学堂·钱 穆 / 059
- 中学时代·茅 盾 / 062
- 怀李叔同先生·丰子恺 / 069
- 我的中学国文老师·罗 庸 / 072
- 我的一位国文老师·梁实秋 / 077
- 难忘的恩师·苏步青 / 081
- 难忘的中学老师·季羨林 / 084
- 我的中学·钱学森 / 088
- 忆恩师·张 维 / 092
- 张闻天教我国文课·张允和 / 095
- 对我有深刻教育意义的一堂课·于光远 / 098
- 一袭青衫·琦 君 / 103
- 忆南开·韦君宜 / 112
- 长忆吾师·孙开远 / 115
- 激情孟夫子·朱永福 / 119
- 绵绵师魂谁继?·张思之 / 123
- 精彩课堂片段(中学篇) / 128



大学课堂 ■

- 北京大学·冯友兰 / 139
- 老师和同学·凌叔华 / 142
- 上海大学·丁 玲 / 148
- 爱上物理学·王淦昌 / 150
- 怀念姜立夫先生·吴大任 / 155
- 红楼点滴·张中行 / 158
- 张资平教地理·(马来西亚)温梓川 / 164
- 北大与北大人·朱海涛 / 168
- 最后一堂课和最后一首诗·程千帆 / 174
- 我对吴有训、叶企孙、萨本栋先生的点滴回忆·钱三强 / 177
- 离乱弦歌忆旧游·赵瑞蕻 / 180
- 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·汪曾祺 / 184
- 金岳霖先生·汪曾祺 / 188
- 当年师长素描·周明道 / 192
- 暨南四教授·原予鲁 / 198
- 紫色的雾·闻 山 / 204
- 精彩课堂片段(大学篇) / 207

附·名家课堂自述 / 218

一个活的林间学校产生了·陈鹤琴 / 218

在言子庙·叶圣陶 / 222

后宅初阶小学·钱 穆 / 224

教师日记·丰子恺 / 227

最后一课·郑振铎 / 235

教学相长·王朝闻 / 238

后 记 / 241

编辑手札·作为教师，您应该“追寻远逝的教育好时光” / 243

小学课堂



少年时代^①

郭沫若

小学是在一九〇六年春正开学的。

小学生活的第一学期，我虽然经过了性的觉醒，但还没有完全失尽我自己的儿童生活的天真。因为是过渡时代的学校，学生年龄相隔很远，三十岁上下的成年要占过半数以上。我的年龄算是最幼的一起，体操的次序我是站在倒数第三的。

第一学期的课程，贫弱到不可思议的地步。

入校不久，校长陈济民先生便辞了职，他到离城三十里的流华溪公立小学校去当校长去了。他为甚么辞去官立去就私立，这儿当然有种种的暗潮存在；但这种暗潮的内幕，我们当时可无从知道了。

最令人害怕的是绰号名叫“老虎”的监学易曙辉先生，他教了我们一些乡土志。这是比较有趣味的一门功课。他把嘉定城附近的名胜沿革很详细地教授了我们，同时还征引了些历代文人的吟咏作为教材。这虽然是一种变格的教法，但于我们，特别是我自己，却有很大的影响。不过听他的功课是一种苦事。在一点钟之内，坐在凳上，他不许你动移一下。你要略略动移一下，他便要大发雷霆了。学校开办后，“扑作教刑”的古制虽然废了，但他依然还是要打人的。

他是一位副榜，从前教散馆的时候也就可怕得有名。他的“老虎”的绰号就是从那时候得来。但在我们小学生中又把它音变而为“老鼠”了。

① 选自郭沫若著《郭沫若自传》，江苏文艺出版社，1996.07，有删节。

他的眼睛很近，根据“鼠目寸光”的成语，我们又号他为“寸光先生”。但是事实上我们之怕他，实在比老鼠怕猫还要厉害。他的面色就像戏台上傅了粉的奸臣一样。两个暂白的面庞，一个大红的酒糟鼻，一副玳瑁圆框的近视眼镜。他一叫唤起来，真是有咆哮生风的虎威。

但就是这样一位可怕的先生，他不久又病了，一直到了暑假都没有回校。

结果只剩下两位先生。

一位是帅平均。他是本县的廪生，是以本县的官费最初送出东洋的。他是那时候日本人特别替中国人办的骗钱学校宏文师范毕业的学生。他担任的教课是算术、音乐、体操、读经讲经。

他的算术真是可怜，除了照着钞本教了我们一些就像图画一样的罗马数字以外，他演起习题来差不多连加法都要弄错。

他学的是甚么柔软体操，教了我们许多日本式的舞蹈的步法。

他的音乐最是自鸣得意的，他按会了风琴，教了我们好几首“吾党何日醒”的爱国歌。

这些便是他关于新学一方面的学问，县里人费了不少的公费特别派遣人到日本去学习得来的一点成绩。帅先生已是中年，又没有甚么科学上的准备知识，当然也怪不得甚么，不过日本人惯会办学校来骗中国人的学费，这是公然的秘密。

帅先生的授课比较有趣味的还是他的读经讲经。第一学期中他整整地教了一篇《王制》，这是使我和旧学接近的一个因数。《礼记》中的《王制》是订短不可卒读的，但他把它分成经、传、注、笺四项，以为经是仲尼的微言，传是孔门的大义，注笺是后儒的附说。就这样把它分拆开来，也就勉强可以寻出条理了。

帅先生的功课就是这几门，但这几门是并不吃力的学问；就是应该很艰涩的经学也因为他的教材有趣，我是一点也不觉得辛苦的。

剩下的还有一位刘书林先生。他是成都附近的什邡县的人，也是一名

廪生。他这人非常的温和，在小学校中能够和学生接近而且没有绰号的，就只有他一个。他担任的是历史、地理、作文。

就因为这样的原故，在第一学期中，我差不多一天到晚都在操场上玩耍。在操场上抛沙作戏，在操场上打兔子洞，在操场上翻筋斗。不到上灯，没有上自习室的时候。

.....

第二学期的学堂比第一学期要算是大有起色了。

易先生当了校长，他的病也好了。

前任的校长陈济民先生也回到了学校里来，他专门担任国文。

这位陈先生是一位举人，他是再滑稽也不过的。但他的滑稽是包含得有针刺的滑稽，大家都有些怕他。

他是把包慎伯的《艺舟双楫》拿来作教材的。讲的是奇偶急徐、起承转合的文法。文法的引例是《尚书·尧典》，这可以说是非常的艰深，但是在他讲来却是津津有味。不过程度太浅、全然不感觉趣味的人也怕是有。因为在他那样有趣味的钟点里，偏偏有人睡觉。像遇着这样的時候，那陈先生的滑稽性便要发挥出来了。

——“O—ho, O—ho! ^①去了，去了。”

他偏着头，斜着眼睛，用这样的腔调形容那打瞌睡的人。那打瞌睡的人不消说是把头垂着就像风中的向日葵一样，东偏西倒，前颠后拐的。

陈先生一形容着，满堂的人便要笑起来。那可怜的人还是笑不醒的时候，陈先生便要打开讲堂门连呼学堂的老杂役李华：

——“李华！李华！你赶快抬一架床来，给某某先生睡觉。”

满堂的人轰堂大笑起来。——像这样的轰堂大笑，原因不必是一样，在陈先生的教课时间里总要发作一两次。

① 指鼾声：阿呼，阿呼！

陈先生教课非常亲切，他改国文每改一个字或者添一个字，他都要很详细地替你说出理由来。他是一个理想的小学教师。

他本是一位举人，他的专门学识是《大清律例》，但关于这项，我们没有受过他的教益。